

母亲

杨勇

母亲这辈子很节俭,节俭到我怀疑她这辈子是来受苦受难的。

几个月前,妈与爸神秘兮兮的,有一天,妈很严肃大方地对我说,想把坟墓简单理一理,爸在旁边补充说,只是弄些石头圈一下,矮矮的,高出地面二三十公分,不是椅子坟,不会与政府政策有冲突。我说好的好的,免得我到时候找不到坟墓。母亲显得很开心,见我反对,便开始数落爸爸天天什么政府什么政策,就这样用石头圈一下,又违反了什么呢?

去年夏天,妈见我用手机拍照,若有所思地说,你爸都75了,妈也要70了,"老人像"该要拍了,到时候"老人家倒下来",照片拍起来难看倒霉的。我怕母亲伤感,便说:"现在不流行老人像了,万一有一天你与爸走了,这老人像看上去很吓人,只能挂在老家,到时候我给你拍张时髦的,可以挂在我的书房,伴我身边。"妈很开心,知道儿子最心疼她!

母亲这辈子很不幸,幸运的是嫁给

了当校长的父亲。但这种幸运给母亲带来更大的不幸,印象中父母常吵架,直到我读初二的时候,有一天,我瞪着父亲,喻声地说你再大声地对妈妈嚷嚷看!

从此,母亲开始占了上风,凡是我在家,父亲不敢嚷嚷。后来,姐嫁人,有了外甥,我也有了儿子,父亲完全处于下风。

……

前天,回老家,路上,远远地看到妈,从河头菜市场买菜回来,我叫妈坐上车。

妈很开心地说:你已看出我来啦!我半是恭维半是认真地说:妈,如果连你我都认不出,这家还能回吗?

妈妈羞涩而又幸福地笑了。

到了家,爸满头大汗地在烧菜,我打了声招呼便在门口吹风。

老家的风很凉,东面是杨家尖,南面是云台山,西面远远地便是望州山。我不只一次地想在老家后院盖个干净的二层楼,但终未如愿。

尾叔在隔壁,问了些事,我亮着喉咙隔墙回答,在农村,向来就是这样说话,现在村子里只剩几个老人,连鸡鸭

狗也没人养,我的嗓音在黄昏的村庄更显得粗。

妈盛来了饭,或许是饿的缘故,一下子我便吃了一碗,妈又盛了一碗给我,说:"这菜干肉丸好吃不好吃?这西瓜是堂哥种的,送了两个;葡萄是你送来的,一箱还没吃完;这蛰子冰起来特别好吃。"

爸爸先要喝酒,特别喜欢在夏天喝杨梅酒,小时候我会从爸爸的酒碗里夹几个杨梅。

爸爸满意地喝了半碗杨梅酒,又要倒,妈妈便开始数落爸爸:你爸呢,这辈子就喜欢杨梅酒,你看你看,这2大瓶,不到一个月就给他吃光光。

我没有插话,爸爸喝了一辈子酒,妈妈唠叨了爸爸一辈子。特别是我在家的時候,妈妈便从对爸爸唠叨改为批评教育,而且很有效。

母亲看看我的脸,不再唠叨,又忧郁起来。

我想,一个男人,快乐便是大口大口地喝酒;一个女人,快乐应该是有大把大把的钱;让一个受够苦难的母亲骄傲的,或许也是大把大把的钱。

捕虾记

吴笔建

妹妹接手了一个虾塘,邀请我们全家去捕虾。刚好也长点见识,欣然前往。

傍晚时分,太阳西下,暑气渐消。到了沿浦镇岭尾村时,发现这里面貌焕然一新。新建的沿浦湾海岸公园,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利用防洪堤,修建而成塑胶健身步行道,红蓝相间,格外惹眼。

我们行驶在防洪堤内侧的水泥公路上,海风扑面而来,呼啸而过,甚是惬意。一方方虾塘,面积约在30亩左右,在海风的吹拂下,映着夕阳,波光粼粼,蔚为壮观。

下车穿过一条窄窄的塘堤,通过一条木板搭建的简易小桥,便到了小妹家的虾塘。这是一个占地25亩左右的海塘,饲养着对虾、黑虾。

用竹子和木板搭建的简易平台,上面架设一个虾罾,这个捕虾装置构造非常巧妙。由四根长五米多的竹子构成一个正方形框架,下面系着一张四米多的细网,构成一个捕捉装置。驱动设备由四根竹子两两一组,两根竹子一头系在捕捉设置的上端的连接处,另两根顶端交叉连接,往岸上延伸,作为动力臂。整个驱动装置成一个“V”字形,上端用手指粗细的尼龙绳相连,下端穿在栈道上的钢管上,作为一个支点。根据杠杆原理,只要用力按下动力臂,通过尼龙绳的传递作用,整个捕捉装置就被抬高,网兜就会脱离水面。

根据小妹的示范,妻子迫不及待地试了一下,果然没用多大的力气,就提起了这张看似笨重的大网。用一个铁勾挂住动力臂,整个虾罾就悬在空中,受到惊吓的对虾,在网里拼命地跳跃着。腾出手来的妻子,拿起抄网,把个头较大的对虾,尽囊其中,然后再倒入栈道另一侧的大网兜中。我不解:"这作何用?"妹妹告诉我:"我们是把个头大的对虾捕捉上来,临时放到这里,次日再把网提起,用抄网把对虾捞上来,就方便多了,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了。"

捕捉几次,大虾不多。妹妹告诉我们,虾苗饲养的时间太短,可能还得

等上一段时间。

为了让我们开开眼界,妹夫用竹篙撑着一叶“扁舟”,其实是用铝合金和泡沫塑料拼接而成的一个简易装置,据说是废旧雷达的外壳,带着两张地笼网。只见他轻轻一撑,“扁舟”就应声而行,选一个合适地方,把竹篙往泥里一插,扁舟便停止不动。轻轻放下一张地笼,旁边插上一根竹竿,把地笼口系在上面。驾舟另寻他处,操作同前。

然后就是耐心等待!反正闲着无聊,我们正好到滩涂玩一会儿。恰好退潮时刻。一片滩涂,如同一片荒漠,在尽头处才看到一线海水,与山紧紧相接。纵横交错的滩涂上,尽是海边人用泥马讨海时,留下的印记,如同一幅古朴的山水画卷。远处的竹竿,便是人们种植的紫菜行了。这里的紫菜品质上乘,是渔民们发家致富的摇钱树,也是人们的希望所在。

天色不早了,堤坝的台阶旁,摆满了清洗干净的泥马。突发冲动,跃跃欲试,“我为泥狂”一回,但理智让我冷静下来,怕弄脏了衣服,只好作罢!

地上、石头堆旁,尽是招潮蟹,肆无忌惮,横行霸道,目中无人。待我们伸手靠近时,却倏忽一下,从手边溜过。看着那招潮蟹挥动着螯,有所顾忌,不敢撑开手掌直接去捂。等我们既要保全自己,又要采取围攻之势,它们却早已穿过空隙,跑到布满雀嘴、牡蛎的礁石旁,闲庭信步。看着如同荆棘般的礁石,我们只能望而却步。

华灯初上,这条滨海健身步道,散步的人开始多了起来,三五成群,扶老携幼。面朝大海,悠闲地吹着凉爽的海风,一天劳作的疲劳,随风而逝。据了解,这里即将建成绿能小镇,届时,这里的各项配套设施建设也将更上一个台阶。风景这边独好,我们期待着。

时间过了差不多了,我们回到虾塘,小妹告诉我们捕虾技巧,把电筒灯光照射到虾罾上,可以吸引更多的对虾。可能是我们过于心急,对虾还没长大呢!试过几网,仍是小虾居多,我们不予理睬,让小虾继续去“撒欢”。

期待妹夫的战果,两个地笼,如出一辙,大虾仍然不多!

“由于种种原因,今天对虾数量减少,与往年相差很大。以前一网虾罾上来,就可以听到对虾跳跃的声音,铿锵有力,那感觉实在很好。因为我们用小杂鱼之类的‘货子’来喂养对虾,肉质更筋道更有嚼劲,销量很好。今年我父亲年龄大了,让我们接手,不知今年究竟会如何?”妹夫有点担忧道。

用抄网从旁边的网兜里捞上亲自捕捉来的大对虾,装上塑料袋子,我们满载而归。清洗干净,加盐加水,大火烧开,不需任何调料,起锅即可。

虾之鲜,海之韵。大快朵颐一番,余味无穷!

苍南古桥

一座桥,诠释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文化内涵。古桥之美,不仅在其功能和造型,也因其在漫长的生活中演化最美的一道弧线。古桥经过风吹雨打,经历岁月洗礼,虽然沧桑但屹立不倒,千年不腐。本版将陆续为大家介绍苍南的42座古桥——

安澜桥



位于桥墩镇莒溪社区西厅村,建于大清嘉庆五年(1801年),跨于西厅溪上,南北走向,为五孔石梁桥,青石质地,桥面由五块条石板直铺略呈拱形,桥墩由四根方形石柱并立,上置帽梁石。桥长16.4米,宽2米,中间桥板面距水面3.5米。西侧中孔桥板沿阴刻“大清嘉庆五年”字样,东侧中孔桥板沿阳刻“安澜桥”三字。现为苍南县文物保护单位。

名医华心农



华心农(中)在政协苍南县第二届会议上

华松国

华心农又名华业耕,生于1918年正月廿二日,沿浦下埠头人,1933年秋毕业于温州瓯海中学,1933年底至1937年在温州学习中医,师从温州名医金慎之,1938年至1959年三月,先后在沿浦、霞关联合诊所、矾山卫生所、平阳县人民医院任中医师,1959年三月至1984年八月在车站区卫生院任中医师,1984年八月至1987年五月任政协苍南县第二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席,1987年六月退休。

他早年曾参加浦区抗日救亡运动,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9年担任鼎平县蒲区委统战委员,1940年至1941年任蒲城乡回澜小学(沿浦小学前身)校长,以学校为据点,开展地下革命活动。1941年,在白色恐怖下,由于叛徒出卖,他被迫与组织失去联系。1958年“肃反”运动中,由于极“左”路线的干扰,他被错误处理,“文革”期间又惨遭严重迫害。1981年五月,他蒙受几十年的历史错案终于得到了平反并落实了政策。

难能可贵的是,他在遭受政治挫折和不公正待遇的漫长岁月里,没有因此而消沉,始终坚信党是正确英明的,沉冤总有一天会得到昭雪,并更加潜心钻研中医学,精益求精,尤其对麻疹、肾结石、肝炎、中风、钩虫病、伤科、妇科等疑难病症,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疗法,而且他“不为良相,愿为良医”,济世救人,因此名闻遐迩,深受民众的爱戴和尊敬。在我县最早被评为中医内科主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,并担任苍南县中医学理事会会长和苍南县耳穴工程学会理事长,为中医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。所以《温州中医药文化志》将他载入,并这样写道:“其熟读典籍,善用经方治疗内妇儿科疾病,在浙闽交界有较高的声望”。他身材魁梧,坚毅慈祥,不但医术精湛,而且武功高强,青少年时期把瑞安籍的拳师昌林师请到家里教拳,学了南拳,又学太极拳,一直坚持锻炼,到晚年练就了一身内功和气功,不仅用以健身,还用以帮人治疗。

他于1990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,享年七十三岁。时任瑞安市委书记刘晓骅到其老家参加追悼会,苍南县四套班子和市县有关单位等均敬送花圈。

